

一个时代的终结

后“9·11”时代关于美国权力的个人回忆录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美] 斯科特·L. 麦克姆逊 (Scott L. Malcomson) 著

从戎、霍星辰、张学敏 译

一个时代的终结

后“9·11”时代关于美国权力的个人回忆录

[美] 斯科特·L. 麦克姆逊 (Scott L. Malcomson) 著

从戎、霍星辰、张学敏 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时代的终结:后“9·11”时代关于美国权力的个人回忆录/

(美)麦克姆逊(Malcomson, S. L.)著;从戎,霍星辰,张学敏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117-0974-5

I. ①一…

II. ①麦… ②从… ③霍… ④张…

III. ①国际形势—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8737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Generation's End*;

A Personal Memoir of American Power After 9/11

Copyright© 2010 by Potomac Books, In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Potomac Books, Inc. 通过凯琳

国际文化版权代理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一个时代的终结:后“9·11”时代关于美国权力的个人回忆录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叶 芳 王忠波

责任印制 尹 璐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37(编辑室)
(010)52612311(发行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225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Generation's End

A Personal Memoir of American Power After 9/11

献给

《纽约时报》的同事们

引擎 226 消防队员

并以此怀念塞尔吉奥·德梅洛

前言

9年过去了，我们不再生活在“9·11”的时代。9月11日当天发生的事件早已写入历史：不知从何时开始，美国人不再为恐怖袭击带来的震撼而心绪不宁，不再纠结于生死攸关的时刻所想到的生命的意义。许多人认为那一天将改变一切，的确，那一天让许多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然而，这些新兴事物——从机场安检、阿拉伯语到经常性的恐怖袭击发出的预警——都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现在还有两场战争尚未结束，对它们的争议也仍在继续，而战争最重大最持久的影响目前也尚未明晰。美国士兵在遥远的穆斯林国家步行巡逻，途中被地雷炸伤的画面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以至于这种画面与千年伊始的恐怖袭击原有的联系也变得渐渐模糊了。美国因镇压叛乱的行动焕发出新的活力，并开始拥有自身的动力，因此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任职初始宣布对阿富汗战争的策略时不得不提醒民众，美国之所以在这一地区开战是由于“基地”组织仍然存在。他不得不先给整个国家上一堂历史课。

斯科特·麦克姆逊的个人手记记录了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的事件和感悟，时间的流逝给他的手记增添了一股特殊的力量。在这位思想深邃、才华横溢的作者笔下，事件发生时的特殊氛围得到了生动、逼真的还原和再现：“归零地”弥漫的死亡气息、突然袭来的脆弱感、守夜祈祷与诗歌、暂时性的精神错乱，脑海中、谈话中除了恐怖袭击全无他物，然而思前想后、谈来谈去依然得不到任何解脱。那是最坏的时期——神经高度紧张，但总比长久的愚钝和白日做梦要强，从这个

意义来说——这又是最好的时期。由于麦克姆逊是《纽约时报》的评论编辑，他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种公民职责，因此在第一时间，他尽职尽责地给人们展现出恐怖袭击对纽约市、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他的描述至今仍让人动容。但当读者还没来得及深思时，作者的感官记忆已经接踵而来：袭击当天早晨筋疲力尽地步行数英里来到位于市内的办公室；从布鲁克林上空飘落的商业文件犹如雪花一般漂浮；街道对面那些极度悲伤的消防员在袭击发生的第二天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这一切都使麦克姆逊的描述更加鲜活逼真，仿佛事件刚刚发生，还可以听见那笑声的余音。阅读《一个时代的终结：后“9·11”时代关于美国权力的个人回忆录》的首要原因是为了铭记。

尽管时间跨度只有短短的9年，但麦克姆逊在写作中还是运用了大量的相关史实。此书不仅带你回到9月11日的早晨，还带你见证了炭疽病毒的袭击、塔利班政权的倒台、布什政府转向带有侵略性的新对外政策、伊拉克战争的导火线以及这一系列事件的后果，还包括2003年8月联合国（UN）驻巴格达总部发生的大爆炸以及遇难的联合国特使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2003年初麦克姆逊离开《纽约时报》后一直在德梅洛手下工作。这时离“9·11”事件的发生还不到24个月，却漫长得像整整一个时代中浓墨重彩的一章，第一页与最后一页是两次大灾难，是降临在作者身上以及他的世界的重大灾难：第一次灾难让人始料未及而且影响深重，后一次灾难基本在意料之中，是美国行动的必然结果。这两年包括的所有决定将开启一个更为宏大的时代，可以设想很多事情将改变原来的方向，故事就像一个悲剧一样层层展开，纵向推进。

跟随时间的推移回顾过去，麦克姆逊的这种写作手法让所有的事件读起来更直接，时刻闪耀着历史的光辉。《一个时代的终结》既是一部回忆录，又是一部历史散文，但正是后者使本书成为不同于其他记录“9·11”事件的优秀图书。麦克姆逊不仅按时间顺序组织文章结构，还跟随自己的思绪行文，他的思绪如此灵动、富有自省精神及异乎寻常的特质，让读者阅读时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你总想知道下面写了什么，因为你想知道作者是怎么想的。他会以一件稀疏平常的事——例如一次总统演讲——作

为切入点进行发散性思考，其中有许多出人意料的曲折、拐点和新奇暗喻，最终回归本书的主题：“9·11”事件后美国是怎样行使它的权力的。

麦克姆逊虽然使用迂回曲折的写作手法，但始终没有脱离文章主旨，可以说用得恰到好处，因为他对这个世界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对世界的质问也从未停止过。“9·11”事件催生了一种浮躁与喧嚣——人们轻信、不假思索地一概而论——各色作家一拥而入参与这场叫嚣，用各种解释与劝诫进行全身武装，仿佛精神脆弱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状态。然而，当日的惊骇让麦克姆逊开始思考，深入地思考。即使在变化无常的环境中，他也依然能够思考、行动——济慈把这种能力叫做“消极能力”，正是这种能力让作者得以成为杰出的作家。“9·11”袭击事件引发了他在道德及情感上的强烈反应（事件对其家人造成的影响构成了本书最为动人的篇章），但他并没有教条地套用这一模式。他的记录忠实地反映了一个诚实而理智的个体从无知走向理性经历的各个阶段。同时有另外一些人宣称无所不知，为了引人注意而提高嗓门，与这些人的作品相比，麦克姆森的叙述显得更耐人寻味，更富有生命力。麦克姆森做出判断前很可能进行了谨慎的考虑，但他警惕政治倾向的影响，也无意挑起争论。相反，他捍卫心灵的坦诚、保持对历史与文学的那份热爱，追随着自己的好奇心踏上通幽曲径。他的宽阔胸襟、坦率真诚让我想起一些自由派作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 E. M. 福斯特——但在他那个创作年代之后的一段时期，学术权威们认定从两个以上的角度审视一个客体是不容许的，甚至是危险的。

并非麦克姆森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一个时代的终结》，顾名思义，它是一首挽歌——在一定程度上看似非常沉痛——悼念他的同龄人（也是我的同龄人），我们这一辈人从小到大一直认为，美国也许不总是代表正义力量，但它至少是世界不可替代的中心，是衡量其他国家的标杆，是所有国家应该模仿的榜样。但短短几年时间内，布什政府为了回应“9·11”恐怖袭击，滥用国家力量与特权，而美国以后的接班人要想再次为自己的国家正确定位已经非常困难。尽管极不情愿，但经过长时间的自我辩驳后，麦克姆逊最终得出了这个结论。他是多么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结论，尽

一个时代的终结

管他常常旅居他国、四海为家，但他热爱美国，他的爱虽然带有批判性，但又是那么的热烈。本书是一部凄美而哀伤的记录，记录一位爱国者的自我辩驳。

乔治·帕克

2010 年于纽约布鲁克林

目 录

前 言	乔治·帕克/1
1 那一天	1
2 我们陷入了怎样的冲突	19
3 拿起你手中的枪	111
4 最后的美国时代	149
5 在国际社会	174
6 日内瓦	185
后 记	232
资料来源说明	236
鸣 谢	237

1 那一天

保姆来迟了。我妻子的姐姐早些时候刚打电话告诉我们，有一架飞机撞进了世贸中心。我妻子贝基和我都着急去上班。她是南区联邦助理检察官，在曼哈顿市中心上班。我是《纽约时报》的评论编辑。我们工作的地方都属于那种公众机构，似乎一有紧急情况就需要到场。贝基的父亲打电话说，又有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贝基刚把我们的女儿送到她在同一条大街上的学前班，看小孩的保姆终于来了。她说弗拉特布什大道的交通状况耽误了她。我放下了准备干洗的衣服，这时一辆引擎 226 的消防车从我们对面的马路呼啸而过。

我回屋换了衣服准备上班。贝基给她的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保安人员告诉她，大楼已经关闭了。贝基的办公大楼位于教堂街和公园广场之间，就在世贸中心塔的北面，而此时这两座高塔上的大火正在熊熊燃烧。贝基的老板，玛丽·乔·怀特，正是 1993 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检控官。我不知道她此时是不是已经坐在桌子前，开始给调查人员分派任务了。她一向为自己的反恐检查和反恐专业知识感到骄傲。但是眼前的大火太近了。

因此贝基只好留在家中。我们听说地铁也关闭了。我必须步行去上班。当我下楼时，贝基叫道，又有一架飞机撞上了五角大楼。

我原先计划先去 P. S. 261，那是当地的一所小学，给民主党的市长第一轮选举投票。我不喜欢四名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个。但我努力去做一名好公民，而投票正是民主生活的真实体现，我不想错过它。然而，当我向学校走去时，我注意到市中心布鲁克林区正在被灰尘笼罩着。（第一座塔已

经倒下，但由于到处都是警报声、汽车喇叭声和其他声音，我没有听见它坍塌下来的声音。）我猜想选举时间将要重新安排了。我在一家小店里买了一个新的笔记本和一支笔，然后走上布鲁克林高地。到处烟雾弥漫，我还以为我们这一侧的东江岸上也有建筑物倒塌了，实际上烟雾都来自第一个倒塌的高塔制造出的巨大烟云和熊熊烈火。

我顺着小公园里的一条林荫路往前走。这个小公园是为了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布鲁克林尼特一家而修建的。通常情况下，每天早晨我都在这里慢跑。一些身上满是灰尘的人拿着枪在法院大楼旁巡视。我担心去布鲁克林大桥会被查问，然而当我到达入口时，发现真正的问题是，人行道上有数千人正在拥向布鲁克林。我跳到机动车道上，但马上发现曼哈顿方向的一侧已经禁止非紧急车辆通行，所以当人群稍有松动时，我又跑回到人行道上。前面就是世贸中心北塔，大约 90 层的位置仍在燃烧。

在我下面的机动车道上，大约每隔 30 秒钟就会有汽车伴着警笛声飞驰而过。我看到一名消防员骑着一辆跟脚踏车差不多大小的摩托车，以最快的速度开进曼哈顿，而另一名消防员正步行向同一方向赶去。我突然想到，这些人此时不当班，但是一听说着火就以各种方式赶过来，他们只想着尽快赶过来。我们被另一方向行走的人群挤到右边的栅栏边。在我前面有三个穿便衣带手枪的人，我猜想他们是休班的警察，正在赶往灾难现场。

令我感到安慰的是他们的处世方式。不管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场灾难有多么巨大，我感到自己很幸运，因为我有马上可以做的工作。不管这场灾难是什么，都将会有辩论和思考，公开辩论正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去了解我所能了解到的，然后将这些写在纸上。这个工作给我一种坚定和沉着的感觉。

我看到一位穿深色套装的老人，他的衣服上到处都是白灰。他看上去几乎是圆的，我想这是由于他常年坐在椅子上，只有手在动造成的。他有节奏地、一步一步地、沉重地向前挪动。他左手紧紧抓着一个鼓鼓的红棕色文件夹（它们通常都是这样的），就像律师通常用来装他们的文件的那种文件夹，右手拿着一个公文包。瓶子底厚的眼镜片上蒙着厚厚的灰。

还有一个年轻男子的T恤衫已经撕开。我周围的每一个人，衣服都沾满了白灰。几乎没有人哭。如果说这是一个有秩序的行进，不知是否过于轻描淡写。这就仿佛像人们刚刚从死亡那里下班回来；或是他们刚启程开始一天的工作。有少数人在跑，我想象得出他们只是因为焦虑，或者他们可能认为布鲁克林大桥也会被攻击。（难道不会吗？难道不会在任何地方被杀死吗？难道我不会掉进河里去吗？）但是绝大多数人在离开死亡威胁时，即使走得快也很谨慎。

当我走到大桥中间时，轰隆声响起，第二座高塔塌下来。在这一瞬间，上千人掉头看去，世界几乎停滞，有人发出惨叫。我看了一下手表：上午10：30。高塔像瀑布一样垂直泻下来（如巨大的水柱）。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如此巨大的东西却以这种方式倒下。也许只用了15秒钟。

随后这上千人转回身来，继续向布鲁克林走去。一些人哭了出来，他们的朋友或陌生人在旁边支撑着他们。这种帮助就这样丝毫不动声色、快速而实实在在地出现了，却又是这么惊人。我们刚刚还看到有上百个像我们一样的人死去。

一个男子出现在我身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进城。他用手指着高塔——许多人曾经生活在其中——以及高塔上的天空说，“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

“已经有人付出了。”我说。我不确定自己是什么意思，但我就是这么说的。我的思想麻木了。城市上空新露出的天空的光亮和这些新的死亡带来的沉重气息混合在一起。

随着大桥的斜坡渐渐伸入曼哈顿，烟雾越来越重，人也越来越少。不管怎么说，我还能呼吸，但是感觉很不好。伴着燃烧的塑料和湿黏土一样的东西，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独特的气味。

我想向左转，去双塔那边看看，但要去《纽约时报》社，我就必须向右转。我的责任感带我向住宅区方向走去，途经市政厅和中心街的法院大

楼。绝大多数警察和消防员都冲向了世贸中心，无论那里面还剩些什么，因此街道上没有什么人。市民都已经逃离了，官员们还没有来接管。我觉得我拥有整个城市，这种感觉通常产生在紧急时刻或暴雪肆虐时街道上空无一人时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去任何地方——我还活着。

安全人员已经将贾维茨联邦大楼周边的空地清理出来，这座大楼是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总部的附楼。我几乎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老参议员雅各·贾维茨——曼哈顿的下东区移民的儿子，一个好心的共和党人，他不会介意别人把他的名字安给那些大楼。我很高兴他没能活着看到他的城市发生这种事。我过去也从没想到死亡会以这种方式出现，有些事正好发生了；有些事让你希望还有亡羊补牢的机会。

向北走穿过唐人街时，我试图用手机跟贝基取得联系，但移动电话系统已经停止工作。许多人在付费电话厅前排队，他们全身上下灰头土脸，但都在耐心地等着，只为说一声他们还没死。唐人街的两名男子把他们商店招牌上的壁炉模型拿了下来。除了关门停业，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谁知道这一天还将会发生什么？谁还会有哪怕一丁点的其他想法？穿过唐人街北部，信息变得越来越含糊，越来越不清晰。尽管有那么多人只是张大嘴站在街上，盯着市中心方向，他们在等待吗？也许索霍区的店铺可以继续营业？到王子街附近时，我看上去已经有点古怪了，因为全身上下到处都是灰，眼睛里、鼻子里、嘴里、头发里。这些灰尘是或者说曾经是两座高大的建筑物仍然存在于世上的微尘，也是几千人留下的部分微尘，我用舌头感觉着，并舔舐着嘴唇周围的边缘，然后吞咽下去——再见吧！

当我走到纽约村时，我拍掉衬衫上和脸上的灰，因为人们都奇怪地看着我。在贝德福德和休斯敦街附近，在消防站不远的地方，一个女人机械地用脚打着拍子，似乎希望以此来排解她的悲伤。她刚刚知道这件事，她对站在她面前的一个女人说，她是她的朋友，“他们说要等，因为他们还没有任何消息。”第二个女人哭了起来，几乎站不住了，喃喃地说着什么。

第一个女人扶住她，脚上的节奏更快了。她伸开胳膊，搂住她朋友的肩膀，尖叫道：“不，不要说这些！不要说！他们还没有消息呢！”

我发现自己到了我妻子的姐姐家附近，纽约西村。我走得有点累了，想向她借用一下自行车。事情发生时，她正在寓所附近街角的熟食店里买东西，这使她避开了眼前的灾难。此时，她的一个同事跟她在一起，我们谈话时，这个年轻女人一直畏缩迟疑。这个女人（我妻子的姐姐悄悄告诉我）早些时候已经去过办公室了，是在第一架飞机撞击世贸中心之前。她们的办公室位于钱伯斯街南面的教堂街。当飞机撞击时和撞击后的一段时间里，她亲眼目睹了人们从空中坠落。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是坠落，因为他们不是被推下来的。他们是在飞，一直坠下来，摔死在路边。

这个女人逃离了现场，匆匆往北走；现在她在这间熟食店的柜台边，仍然心有余悸，几乎不能说话。她无法回到自己位于新泽西的家，因为所有的公路都已被关闭。这一天剩余的时间，她一直呆在我妻子的姐姐那狭小的公寓里，不说一句话。

我骑着借来的自行车继续向北走，由于在市中心吸入了灰尘，所以一直不停地咳嗽。

《纽约时报》社位于百老汇和第八大道之间的东四十三街。我直奔10层我的办公室。一下电梯，盖尔·柯林斯就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她以前是专栏作家，五天前刚刚成为社论版主编。她显得轻松而自信，但是她也需要帮助。我的顶头上司，评论版主编特里·唐，一直无法从新泽西赶过来，因为桥梁和隧道都已经关闭，而渡轮或是停运或是正在进行抢救工作。其他同事也都不见踪影。

评论版的五个编辑中只有我和玛丽·苏今天能正常来工作。由专栏作家来填补我们的版面的决定已经做出，除非从外面来一些更合适的新闻。但是，我们不能确定专栏作家是否都安然无恙，不管怎样这是我们这个礼拜接下来几天的计划。因此，玛丽和我开始试图寻找合作者，并从不同的

角度思考接下来一天、两天或更多几天的情况。我们打电话给前国务卿、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知道大楼构造的工程师和航空安全专家。我们试图联系小说作家、历史学家和其他对人类状况有基本专业知识的人，希望他们多少可以阐释一下我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被《纽约时报》评论版聘用有几个原因，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对外交事务的报道。我曾在国外工作过几年，在南美洲、非洲、欧洲、中亚和太平洋岛屿都写过文章和书。我的文章涉及竞选、疾病的爆发和谋杀，商业和文化故事。而这一切为我积累起从业方面的专业知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以专业的眼光从外面看美国。在评论版，已经很久没有人具备类似的经验了。这似乎很奇怪，但确实给我这种感觉。这在《纽约时报》社民主的商业经营模式中是有道理的。其基本指导思路是，把一个记者培养成一个具有专业知识、能够独立存在的技能机器，他或她无论被派到罗马或是纽瓦克学校董事会、体育领域，或是商业领域，其才能都不会打任何折扣。记者对此的异议是，他没有必要发展（或限制于）一种特定的专业知识；而管理层的看法是，记者是可替换的。在评论版，这种“民主”的说法并不适用于我们所找的作者——他们必须成为专家——这种说法确实适用于他们所说的话，因为这些话必须是能被理解的，并且是对我们一般的读者有用的。作为编辑，我们不仅需要比一般的读者知道得多，而且还要能够想象出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东西。（然后，最终的权力是在编辑手里，而不是在作者手里。曾经有人讲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被激怒的编辑对着电话大吼：“当我们希望你发表意见时，我们会告诉你的！”）编辑，谁最有能力把未得到明确通知的观点解释清楚，谁就往往能赢得做社论的机会。这是一个奇怪的平衡效应，但也是一些人常去采用的方式。

今天早晨之前，外交事务在这个版面只属于适度报道。美国力量和领导地位是安全的，而且基本上是毫无疑问的，而外交话题一般定位于：中东会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扩张，爱尔兰共和主义，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敌对。而现在，这一切即将改变。

这个时候很难把电话打进曼哈顿。同时往波士顿和华盛顿打电话也很困难——绝大多数给评论版和电视供稿的评论家都在这两个城市以及纽

约。主要权威媒体的罗洛德克斯卡片索引系统很有些用处：我们不停地看到我们一直打电话要联系的人出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有时我们看到 CNN 上出现我们没有想到或不知道的人，也会马上通过系统找到这个人的电话号码。乔治·舒尔茨，曾经是罗纳德·里根的国务卿，他给我回电话时，我刚好不在办公桌旁，然而半个小时后他（在旧金山的一个演播厅）出现在 CNN 电视上。韦斯利·克拉克将军和他的士兵在聚光灯下出现时，显得很不舒服。前不久我曾在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公寓的一次聚会上碰到过他一次。我当时被他的幽默感和他的不安情绪所震惊，同时也震惊于他所说的关于美国将来可以选择战争——选择战争后被称为战争的选择，因为没有真正必要的战争，只有战斗的可能性，而美国，作为不确定的霸权国家，有选择战与不战的权利。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此时不在白宫，他正在到处飞来飞去，虽然他在佛罗里达州西部城市萨拉索塔宣布，他会追捕“那些犯下这种罪行的人”。霍尔布鲁克多次在 CNN 上出现，谈奥萨马·本·拉登和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他似乎有理由相信，这些攻击就是本·拉登和他的组织“基地组织”策划的——我们知道他们采用了四架飞机，尽管有传言说不止四架飞机。本·拉登组织成员离开阿富汗。有人猜测，他们在波士顿、纽瓦克、杜勒斯和弗吉尼亚登上飞机，然后莫名其妙地让飞机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这种猜测似乎不可信。将一艘装满炸药的救生艇驶向一艘在也门的轮船是一回事；而控制和驾驶四架商业飞机是另外一回事。而身在阿富汗某处的本·拉登，（或如这个国家的塔利班领导人一年多来一直说的那样）甚至被禁止使用电话，又怎么可能成为“主谋”呢？

但霍尔·布鲁克等人深信他就是，他们采用的主要是排除法。尽管全世界有 50 亿人口，但是没有多少人能进行规模这么庞大的杀戮，这需要手段、愿望和时机。这三个必要条件中，愿望尤其重要。“愿望”或者说“动机”或“决心”，或者是其他什么词可以概括这三种感觉，能回答我们